

長春文史資料

一九八六年 ● 第一輯

● 長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 編

V743/03



本辑编辑：林 宜
 园 欣

长春文史资料 1986年第1辑（总第12辑）

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75号）

长春市第九印刷厂印刷

吉林省内部报刊准印证第155号 定价：1.40元

長春文史資料

1986年第1輯
(总第12輯)

目 录

我所知道的“满映”……………张 奕(1)

在“满映演员养成所”

一九四〇年前后的“满映”

我在“满映”参加拍摄的故事片

“满映”的组织机构和人事制度

甘粕正彦其人

在“满映”工作的其他日本人

日伪对“满映”人员的迫害

动荡年代回忆……………张辛实(44)

—— 从满映到长影

光复前后

关于“满映”

初战胜利

延安来人

国民党的一次反扑

“四·一四”之前的艰苦奋斗

全厂北撤

踏上新征程

日伪统治下的长春市中小学……………王国琪(69)

在“九·一八”之前

伪满初期

东渡日本，当了伪满教员国学生

在东京洛川学园

奉迎伪满皇帝访日

日寇魔爪逐步伸向中小学

课堂以外

国民党时期的长春市中小学……………徐一夫(85)

学校的布局

各中学的自然概况

形形色色的政治活动

教师罢教和学生罢课

“满铁”经营的奉天铁路学院……………霍儒学(98)

白色恐怖中的长春大学……………姜连城(104)

松北联中的反蒋爱国运动……………东方英(108)

长春世一堂药店……………徐一夫(112)

吉林总店

长春分店的设立和发展

严格的店规

地位卑贱的小伙计

一次取得胜利的罢工

旧貌展新颜，老店放光彩

玉茗斋·玉茗魁·玉茗顺

……………庞新我 刘英致口述 刘益旺整理(127)

长春市的旅店业……………陈振庭(137)

长春旅店车店发展沿革

旧社会的各种店栈

我所知道的“满映”

张 英

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又名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它成立于一九三七年（伪康德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成立时的厂址在大同大街伪新京市政府北侧“日毛”百货店的楼上（现址为吉林省建筑设计院）。

“满映”是伪满洲国唯一的电影股份公司。企业投资为伪币五百万元，由伪满政府和“满铁”共同分担，各为一半，所以在“满映”的理事中有一名是“满铁”的代理人（渡濑成美，满洲通）。

“满映”建立初期内部组织机构还不甚健全，只有制作部和发行部这两个部门。总负责人是林理事（日人）；名誉理事是金壁东（伪新京市长，清朝皇族）；制作部长是龟谷（日人）。当时“满映”的技术人员、业务人员，除演员外，诸如脚本员（编剧）、导演、摄影等都是日本人。

“满映”的业务领导是伪国务院弘报处。“满映”先期生产的影片由伪治安部电影检阅股检查；一九四一年弘报处职能再次扩大又归弘报处检查；一九四二年后，也就是甘粕正彦来“满映”以后，这项检查就由“满映”自己负责，情报处派人参予。检查时，对上海、香港片，主要看其是否有损于伪满政权，是否有损于日伪统治；如有反满抗日内容，轻者局部剪掉，不好剪掉者禁演。对“满映”自己拍的片主要是看其内容

是否符合“国情国策”，有无有损于“日满协和”、“王道乐土”等方面的内容。

“满映”是在伪满“建国大纲”的指导下拍片的。

“满映”制作部分分为两部分：一为娱民映画处，专拍故事片，一为启民映画处，负责拍新闻记录片。我是娱民映画处的，对启民映画处的情况不详，只知道启民映画处分为文化片课和时事片课。当时，启民映画处处长是岗田。文化片课主要是从事记录影片的摄制，叫文化电影，如《飘逝的满洲》、《北方的部队》、《我是满洲国民》、《开拓团之春》等。时事片课，主要是拍新闻片，报道时事新闻，普课的叫《满映通讯》，汉语的叫《满映时报》，每十天出一画，就是一次，编成顺序号。配合形势，进行时事新闻的形像报道。拍一般的新闻片由编导和摄影师到现场去直接拍摄。特殊重要的报道，如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出巡、日本上层人物来东北，以及有关军事方面的报道，拍摄人员都佩戴关东军报道班的袖标，一般人禁止进入现场。启民映画处的导演和摄影师都是日本人；后期只有两个中国人导演，刘艺夫和沈照征。当时关于外国新闻的报道，均由日本输入，编入《满映时报》，加上解说词放映。

“满映”在一九三八年开始拍故事片。但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〇年所拍的影片，因为除演员外，脚本（编剧）、导演、摄影均为日本人，他们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生活不够熟悉，镜头的运用日本片的痕迹大，死板。尤其影片一映出，除演员外，字幕上的人员，清一色是日本名字，“满洲片日本化”的彩色特别浓厚，再加上质量低，甚是不得人心，上座率不高。观众特喜爱上海片和香港片。当时伪满政府和投资者“满铁”，对于这种情况很不满意。认为它既起不到宣传的作用，也不扩大经济效益。因此，在一九四〇年冬季对“满映”进行了一次机构政

革和人员变动。由协和会中央本部调来了甘粕正彦任理事长。

甘粕的到来给“满映”带来巨大的变化。关于甘粕其人我们将在另一章中专门记述。

在发行方面，开初，由发行部从上海和日本引进一部分故事片，连同“满映”自拍的片子，向日本人和“满洲人”经营的电影院发行放映。也是甘粕来了以后，伪满政府又把各地影院的管理权移交给“满映”。此后，“满映”又在东北各地，新建了一些直营的“映画馆”。这样“满映”就从制作、发行、放映等各方面完全垄断了全东北的电影事业。

在“满映演员养成所”

“满映”成立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九月间就在《康德新闻》和《大同报》刊登“满映演员养成所”招生广告，抓演员队伍的培训。我的“满映”电影演员生涯从此开始，直到一九四五年伪满垮台。

我为什么当了“满映”的演员？说来话长：我在吉林省立长春两级中学念书时，就是个影迷，逢片必看，有时晚自习课都不上，偷着跑去看电影。对上海的电影明星更为羡慕，如那个演员是“明星”公司的，那个演员是“天一”公司的，那个演员是“联华”、“艺华”公司的，都记得比学习课文还清楚。每看完一部电影，晚上在宿舍我就给同学们讲故事梗概和那个演员扮演的什么角色，几乎成了习惯。就为这个，曾多次遭到舍监老师的训斥。

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间，当时的《康德新闻》和《大同报》刊登出“满映”招考演员的广告。同学们都鼓励我去报考，我约了要好的同学董志尧（他也是个影迷）一同去报名。报名手

续很简单，也不要求什么学历，只是有工作单位的要单位出具同意书，年轻的要家长同意书。这可把我俩难住了：如跟父亲说，一是不会同意，因为他早就说过，等我高中毕业后，送我去日本留学；董志尧说，他的父亲也不能同意。怎么办？我俩偷着刻了父亲的图章，又各自写了份家长同意书，化了三元报名费报了名。考试那天，考场人山人海，男的西服革履，女的花枝招展。一看我俩，一对秃头，学生服，土里土气的。当时董志尧就泄气地对我说，他不考了，打了退堂鼓，但他倒讲同学义气，他说：“我不考，但我陪你考。”我当时的想法是这三元钱的报名费，不能白花，总得试试。这头一天第一试很简单，就是问家庭情况，个人情况，是不是愿以演员作为终身的职业。这一问，就刷下去不少（实际这是一种目测），我顺利地通过了这一关。第二天的考试是进屋先叫在室内走动，走来走去好几次；又给一篇散文（早就印好的）叫你朗读。当第二试发表报考号码时，我又没被刷下来。第三天是最后一天，考试时，发给我和另一个女考生一篇“对话”，叫我俩先准备一下，然后就叫我俩按对话的要求开始表演，内容是：男的是个醉汉，在外面喝过了酒，回到家还向老婆要酒，老婆说没有，二人吵了起来。主考让我们任意发挥。当我俩做完了，主考说考试算完了，第二天来看榜。第二天很早就到考场来了，一直等到下午三时才公布。我一看榜上居然写着我的考号——八十四号，考上了！当时不用提是多么高兴了。伪新京考区共录取了二十二名。当时把这二十二名叫到一个屋里，通知说在十一月十一日带行李、牙具等入所（“满映”演员养成所）学习。学期为一年，然后就是“满映”基本演员了。六十二号考生是中央银行行员王福春，也被录取，他回银行宿舍，我回学校，我们是同路，我俩边走边谈，高兴的心情是同样的。分别时还握握

手，互相祝贺。

考是考上了，可问题又来了，我将在这年年底在中学毕业，但不参加毕业考试是领不到文凭的；在此期间缺课也不行。我就把情况向学校教导主任唐绥之老师讲了，请能允许我先去“满映”学习，待毕业前回来参加考试。不但没得到允许，他还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番，说什么唱戏、演电影是下九流，不务正业；今后上大学、学专业，那才是正宗。我又去找我的班主任，也是教我日语的老师增永（日本人），求他帮忙。他听了非常高兴，并说做一名俳優（演员）是非常荣誉的，并答应由他负责向教导主任讲情，叫我入所后，安心学习。就这样我开始向影坛走出第一步。

“满映演员养成所”第一期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开学，学期为一年。第一学期演员是由新京（长春）、哈尔滨两地招考的，共招收四十三名演员，其中男演员二十二名，女演员二十一名。男演员有王宇培、索维民、王文涛、郭少义、王福春、张奕、孙晶、崔德厚、戴剑秋、宋来、高阁、侯志昂、李林、刘恩甲、呼玉林、何奇人、曹敏、董波、曲传英、姚文秀、赵成巽、杜撰。女演员有张敏、郑晓君、林丽、侯飞燕、孙季星、于琦、季燕芬、夏佩杰、孟虹、王影英、曹佩箴、梁影仙、邱影侠、路璇、吕静珍、吕露霞、杨慕秋、刘春荣、李惠娟、王丹、赵爱频。

学习期间，除供应食宿外，每月每人发三元的通讯费、牙具费。食宿地址在西二马路路北的一个二层楼上，每天到“满映”会社的二楼一间大厅学习，早上乘马车去，晚上乘马车回，四人一车，中午饭送到学习厅。

教我们的老师是从日本请来的，叫近藤伊与吉，他是日本早期的电影演员，也是日本舞台和电影的名流。当时日本的一些明星，如日本日活电影厂的明星小杉勇就是他的学生。一次

小杉勇来东北访问，一下火车听说近藤正在“满铁医院”治眼病入院，二话没说，就先去医院看望，可见近藤的威望是很高的。近藤是演员养成所唯一的专职教师。专职翻译叫程次郎（中国父亲、日本母亲）。我们学习的课程，有电影史、电影常识、蒙太奇的个性、生活知识心得等。除理论课外，还有表演课、台词课、形体课、表演小品等。教形体的老师有两名，男的叫黑田，女的叫秋园，都是日本人。有时还请些名人学者讲课，名字都记不起来了。

一九三八年春，“满映”在宽城子二道沟改建了一个废旧火车站台，做演员养成所的教室、宿舍、食堂、练功室。教室还可以放映电影。于一九三八年春，演员养成所搬进了这个临时所址。相继又于三月、五月，招考了第二期、第三期的演员。入所后，学习的课目照常，在学习期，有时也请来些名作家以及日本一些名戏剧家来所讲课。

一九四〇年前后的“满映”

一九三八年秋季，“满映”开始拍故事片。摄影棚是火车机头库改建的，录音室是西长春大街原第一期演员宿舍改建的。那时拍片是后期录音。“满映”第一部故事片是《壮志冲天》，主要演员有王福春、郑晓君、张敏等。该片写的是伪满国兵的故事。

一九三八年底，第一期演员毕业，毕业后就都是“满映”的基本演员，工资高者一百元，低者六十元。在男演员中，当时我和呼玉林年龄最小（十七岁），工资也最低，为六十元。当时，拍片的演员，除第一期毕业生外，养成所的二、三期学员，也一边学习，一边参加拍片。在宽城子时期相继拍摄的故

事片有：《明星诞生》，何奇人、孟虹主演；《七巧图》、高阔、季燕芬主演；《万里寻母》，叶苓、王丹主演；《尤陆长虹》，王福春、郑晓君主演。当时的导演和摄影师都是日本人；副导演兼翻译有中国人周毓演、刘修善、王森斋、朱文顺、王则、张天赐等人。当时我国年龄所限，演少年人又大，演成年人又小，只能跑跑群众。后来在山内英三导演的喜剧片《蜜月快车》中，和呼玉林演火车内的车童（列车员）。《蜜月快车》的故事，写一对新婚夫妇，在火车上渡蜜月，发生些有趣的情节，还记的的有一段戏：新娘子看到一个畸型旅客非常怕，新娘子越怕，这个畸型旅客越莫名其妙，就越出怪像，在车中闹出许多笑话。畸型人由何奇人扮演，他身材高、大、胖，体重三百三十斤，也确实是一奇人。该片主演是杜寒星、李香兰，杜寒星是养成所第三期毕业的，李香兰是日本人，叫山口淑子。

一九三九年末，南长春新厂房落成，整个“满映”全迁入新厂。办公楼、摄影棚和车间建筑规模宏伟，设备先进，堪称东亚第一流电影厂。由玄关门走进去，是宽敞的大办公厅，磁砖地，大里石墙，二楼是各办公课室。楼东侧是大型录音间，连接三个大摄影棚，楼西侧是大礼堂，也是连接三个大摄影棚。院中心有制作部办公棚、演员厅和洗印间等。后面是制作间。

棚后，又陆续修侧了家属宿舍。男女演员单身宿舍建好后，我们都搬进去，两人一室，室内设备简单，只有一张大床，一张桌，两个椅子。宿舍附近设有食堂，上班很近，就在厂房东侧。

随着新厂的建成，一些机侧设备也都装备完善。这时拍故事片，内景拍摄均为同时录音。大录音室设备先进。机器大部是来自日本、德国、英国，胶片有日本富士、德国的阿格

发、美国的“イストマツ”。制片工作，逐渐步入正规。

随着拍摄业务的扩大，“满映”相继又从日本国内调进了一批电影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导演大古俊夫、山内英三、水江龙一、坪井与藤广濑、笠井、高原以及摄影师谷本、藤井、气鹤、池田等，大致都是在这时期先后来到“满映”的。

“满映”开初没有乐团，只有几名作曲（神原 是其中之一），在影片后期合成时；音乐及演奏由新京音乐院担任，新京音乐院院长是大冢（日人）。

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〇年这一时期，我因对拍片不太适应，一般只能扮演个说一两句话的群众，和没有台词的演员，因而对工作失去了信心，险些离开“满映”。这段经历今天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一九三九年秋，我在山内英三导演的《黎明曙光》故事片中，扮演了一个小角色。有这样一场戏：我同哥哥（崔德厚饰）开设一个铁匠炉，正在为土匪修枪，突然讨伐队来捉人，哥哥说声“不好，快跑”，便从后窗逃出；我刚跑到窗前，就被讨伐队一枪打中。就为拍中枪而死的这个镜头，我怎么练，导演山内都说不像，练了多次还不行。当时导演让管照明的关了灯，让副导演潘英领着我一个人在棚里练。我摔倒爬起地练了一百多次，腿和胳膊都摔破了。就这样一直练到中午。吃过饭，进棚，开拍前又练了几次，导演还是不够满意，只好马马虎虎把这个镜头拍下。最使我受刺激的是在实拍时，导演喊完了“开麦拉”后，捂上脸不看，停止时由副导演潘英喊“卡托”。事后导演还对我说，很好，很好，弄得全戏组的人都笑了。从这以后，我对当演员没信心了，决定改行，升学。这时，正赶上新京法政大学招生，我去报考，被录取了。但思想又在斗争，去不去？去吧，又舍不得放弃自己心爱的电影工

作，结果还是没去。从那以后，我就暗下决心，加强学习，提高业务。除学习有关电影方面的书籍外，再向电影中学习，学习影片中角色的表演，看人家是怎样体现角色的。厂内摄影棚拍戏，只要我没事，就去看拍戏，看导演对戏的要求，看他人在镜头前如何体现角色的心理活动和形体动作。在宿舍自己做小品，对着镜子练。还按过去在养成所学习时近藤老师的指教到各处观察生活。就这样逐渐领悟到电影要表现生活真实的道理。

一九四〇年秋季开始的“满映”在组织和人事上的大改组，除调甘粕正彦为理事长，把原来负责的林理事（日本人）调走，还把满洲新闻社的理事长和田日出吉调入，任专管生产的理事；“满铁”又新派来在“满映”的资方代理人渡濑成美任负责经营的理事；调走原制作部长牧野满男，新从日本调来一些电影作家，任命电影工作者八木保太郎任制作部长。

甘粕上任后，首先调整充实了制作部，特别是任用了一些中国人。

一九四一年春，调进了参事级的满人姜学潜，任娱民处长；调陈承翰、李连仲任副处长。姜学潜是日本国立大学广岛高师文理科毕业生。他的妻子是日本人。姜调进“满映”前是伪协和会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文化课长。

一九四二年姜升任“满映”制作部次长。陈承翰过去在开滦煤矿工作过。精通英语。伪满成立后来东北，在伪国务总理郑考胥主办的王道书院任教。李连仲调进前在伪治安部工作，是个旧军人。一九四一年末“满映”养成所成立，陈承翰又调去任所长，李连仲调去任副所长。

脚本是故事片之本。过去“满映”脚本员（编剧）全部是日本人，他们对“满洲人”的生活和风土人情不熟悉，写出的脚本不合中国人的口味，所以改组后的“满映”先后把“满洲”

各地一些有名的作家调来充实了脚本课，改变了日本人独占脚本课的局面。调进的作家名人有山丁（梁梦庚）、小松（赵孟原）、辛实（张英华）、王度、安犀、韩漫、张我权等人。

在导演方面，也开始培养“满洲人”当导演。采取由日本人导演带徒弟的方式，让日本人同“满洲人”一起拍片，但在片头字幕上写的人导演名字，几乎都是日本人，有时也用上满人名字。这样，没多久就培养出了一批“满人”导演，如周晓波、张天赐、朱文顺、刘国权、王心斋、王则，都能独立导演拍片了。

一些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培养是尽心尽力的。周晓波多次当山内英三和水江龙一的副导演；王心斋多次当高原富次郎和大谷俊夫的副导演；刘国权多次当笠井的副导演；朱文顺多次当山内英三、大谷俊夫的副导演；张天赐多次做荒木芳郎和高桥的副导演。这些日人导演在日本国内也都是些名导演。通过观察和接触，我对他们的印象，可以用“为艺术而艺术”这句话来概括。在他们这些人身上看不到日本军国主义那套作风。他们对中国人导演的培养，不保守，而且耐心。就是平时无论是私下接触，还是工作中，也都很谦虚，以礼待人。正因为如此，中国人的导演成长是很快的，他们的导演风格，除本人的独道之处，还存有乃师即日人导演的遗风。如张天赐拍片气魄大，场面处理的好；周晓波的细腻，朱文顺的粗犷；王心斋拍喜剧，都是各具一格。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我画影坛上颇有成就的导演。张天赐已经七十了，现在上影，近年没拍什么片，可能与年龄有关；朱文顺也六十开外了，现仍在长影任导演工作；周晓波受“四人帮”迫害故去；刘国权因患病也离开了人世。

由于拍片任务扩大，便于各摄制组调动演员，又加强了演

技课演员系。由伪协和会调进了中国人刘秉欧任演员系主任。演员系的主要任务是和制片组副导演密切联系，根据各片组的提名安排演员和群众演员，并办理有关演员方面的一些事务。

在演员方面，除养成所三期毕业的演员外，又从“满洲”各地及北平等地，招进一批演员，其中有：徐联、白玫、李明、顾萍、白珊、白地、张冰琳、莽依萍、凤眠、陆园、于景霖、吴样等人，充实了演员阵容。又从“满洲”四大城市各考选一名拔尖演员，名为小姐演员，她们是新京小姐马黛娟、哈尔滨小姐陶滋心、奉天小姐邬娜、大连小姐于小红。这时演员的人数已达到了一百一十人之多。

“满映”比较出名的女演员有张静、孟虹、白玫、张敏、赵爱蕓、陶滋心、马黛娟、郑晓君、李香兰、李明；男演员有王宇培、黛剑秋、周凋、张奕、浦克、隋尹轸、李显廷、徐聪、杜撰、刘恩甲、赵成巽、李林。这些人都是干部演员。

由于机构扩大、所需人员光靠从日本调入，难以满足需要，因此“满映”上层领导决定，于一九四一年成立了“满映养成所”。这个养成所与一九三七年的演员养成所不同，一九三七年的养成所，主要是培养演员，只办了三期；这个养成所是综合性的，学科齐全，有导演、演员、美术、摄影、录音、放映等等，学习期按不同学科的性质，分为二年或三年，毕业后分配到“满映”各部门工作。养成所的所长有日人和“满洲人”，“满洲人”所长是陈承翰，副所长是李连仲。教师大部分是日本人，“满洲人”当翻译，协助教课。

在摄影方面，现在长影的摄影师王启民（王福春）包杰，北影的慕晶等三人也是从“满映”出来的，都给日本摄影师当过助手。王福春（王启民）在“满映”时原是一名很好的演员，主演了多部影片。后来由于患有严重的鼻病，经医生手术，他

的鼻音仍适应不了同时录音，为此就改行去学摄影。学摄影是相当艰苦的，有时要抗着沉重的机器爬山涉水去拍外景。一个已经有了名望的演员改学摄影，证明王启民很有毅力。他的爱人白玫也大力支持他。当时，他一直给日本人摄影师谷本精一和气鹤当助手。这两名日人摄影师耐心地教他，他也尽心刻苦地学，由第三助手，第二助手到第一助手，最后日人摄影师就放手让他独立操作。包杰一直是藤井摄影师的助手。聂晶给池田当助手，后来跟池田去了华北。现在，王启民和包杰都是长影的摄影大师，聂晶是北影的摄影大师。

通过改组、整顿，“满映”故事片生产不仅数量多，质量也提高了。“满映”的片子在群众中有了市场。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拍出的片子计有：古装片《花和尚鲁智深》、《燕青与李师师》、《黑脸贼》、《白马剑客》、《娘娘庙》、《百花亭》等；喜剧片：《人马平安》、《一顺百顺》、《乞丐千金》、《荒唐英雄》等；侦探片《碧血艳影》、《夜袭风》；国策宣传片《田园春光》、《黎明曙光》、《大地逢春》、《白兰之歌》等。

这时的“满映”不但垄断了整个满洲的电影事业，连日本和上海的电影企业也都向它靠近，因为他们生产的片子，要通过“满映”进口后才能发行。再加上“满映”厂规模大，设备先进，日本以及上海电影界，每年都派人来参观和交流。日本“日活”电影株式会社以导演内田吐梦和明星小杉勇为首的代表团来过满映。日本东宝映画和“满映”合拍了故事片《白兰之歌》。日本商事株式会社（新闻片厂）也多次和“满映”合作，拍摄新闻片。上海先后来“满映”参观的有汤洁剧团、尤光照演出小组、马陋芬歌舞团、白云剧团、上官云珠剧团、顾兰君剧团等。他们参观后，都称赞“满映”厂规模之大是上